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三回 療奇瘋藥婆認叔 顯絕力鎖住疑神

雲北病後神氣未旺，被那腥風撲鼻，一個噁心，暈倒在地。卻虧素臣大喝，如霹靂一般，登時震醒。掙扎起來，拾了火槍，見神虎爬山越嶺的跑去，便大著膽走上山來。忽地石罅中躡出一個大馬熊，雲北忙把槍放去，轟的一聲，雖沒打著，那熊卻吃了嚇，往山頭上亂跑。素臣看見，平空跳去，用手一撇，撇住熊頭，在地下。那熊搗滾不脫，四足爬挖，登時成坑。素臣拔出寶刀，將頭割下，血淋淋的提在手裡。雲北伸出舌頭，縮不進去，道：「文爺神力，真要嚇死人也！」素臣指著石碑，問道：「這碑上四字，是怎麼解的？」

雲北道：「小人只知道有個彌峒，這鎖鑰二字，想是指著這葵花峒了。」素臣點點頭，問：「彌峒離此若干路？有無峒主？」雲北指著道：「那神虎不是望那一路山岡跳去的嗎？這山勢不像一張弓嗎？由山前過去五峒，有三百餘里，才是彌峒。從山後這一帶山岡走去，只有一百多里，卻是險惡難行。彌峒主亞古，被岑殺了，現據在峒，自稱峒主。各峒苗民及我們峒裡四大戶，都不伏氣。卻因他有智謀，黨羽多，斷木、沉鐵兩峒都伏了他，又投順了毒蟒大王，卵石不敵，只得四時貢獻，伏從了他。若像文爺這等神力，肯做領袖，便可滅此朝食！」

素臣更不做聲，捉著熊頭便走。雲北背著熊身，廝趕回家。頓氏看見，吃驚道：「從沒見過這大熊，是文爺拿的嗎？」雲北道：「不是文爺，休想拿得他住！說將起來，要羞死人哩！千日萬日在山裡走跳，沒曾吃跌；偏是今日，在文爺跟前獻醜，被那神虎一陣腥風，透進腦門，便起噁心，暈倒地下！不是文爺那一聲吆喝，驚醒轉來，敢就被這孽畜傷了性命！」頓氏道：「真有神虎，文爺與他鬥過沒有？」雲北道：「那虎被文爺一喝，命也沒有的跑掉了。他若敢與文爺鬥，怕不像這馬熊一刀兩段嗎？」頓氏道：「這熊也鬥了幾時，就斷下頭來？」雲北道：「還想鬥嗎？被文爺一手撇住，便動也動不得了！」頓氏吐舌道：「說也怕人，真個是哪吒出世了！」雲北一面答話，一面開剝那熊。素臣看著不耐煩，說：「你那刀不中用，我給這刀與你。」雲北接過寶刀，不一會，解卸下來，說道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怪是一刀就把頭斷下來哩！」

素臣暗忖：雲北畢竟讀過《四書》、《左傳》，那「鎖鑰」二字之義，亦解得不錯；當教以兵法，使成將材，方不枉為素娥之兄也！雲北吩咐頓氏：「我去買鹽，把一頭、四蹄都醃起來；這身胸和腸腑，分與伙計發賣，剩些做幾日吃嚼；你把這皮洗刷淨，曬乾，好晒著使用。」頓氏答應，去收拾熊皮，雲北自去買鹽。只見走進兩個苗丁，歡喜相叫。素臣認得是大戶鎖住家的，連忙請坐，問其來意。苗丁道：「主人想吃野味，買了幾日，總買不出，說是後山出了神虎，不敢去打，沒法才到這呆鳥家來。這呆鳥是先生甚親？住在他家，怎得便宜？我家空屋盡多，不如搬到我那裡去住罷。」素臣正待回言，雲北已買鹽回來。苗丁道：「老爺想吃野味，你有甚寶貨，拿出來一瞧。」雲北道：「我死了七日，虧著這位舍親醫活了，又虧這舍親進山去，趕掉了神虎，才拿住一個馬熊。你們若早來一腳，連兔子也沒有哩！」苗丁失驚道：「先生好奢遮本事，便宜這呆鳥了！呆鳥，你且割三五斤熊肉給我，爺若愛吃，便再來買。」雲北割了五斤熊肉，說道：「一錢一斤，少一釐不賣的。」苗丁噦了一聲道：「先生，你聽罷，方才說的可是好話，你休忘了！」素臣唯唯。苗丁叮囑而去。雲北道：「這峒裡是個沒廉恥的地方，不分男女，見著都拉手抱腰，爺長奶短的亂叫，小人實在學不來。因貪著後山野獸是拿不完的，靠著他養活，才耐著氣住下。不瞞文爺說，一峒的人都叫小人呆鳥，竟算做小人的名字，不單這兩個苗丁，是這般稱呼哩！素臣暗忖：雲北寧受侮辱，不變其志，實是難得！據跡而論，我不如也！次日，天色才明，那兩個苗丁，又同著兩個苗婆敲門進來。苗丁便問雲北要肉道：「爺很愛這肉，要多買些去，醃著慢慢的吃。這是三兩五錢銀子，快割三十斤肉給我，沒少你一釐，再有甚晦氣話說麼？」雲北板著面孔，更不則聲，照數割肉，交給苗丁而去。那苗婆趕入素臣房裡，素臣正是睡熟，一個苗婆便去掛起帳子，一個苗婆便把單被揭開，露出上身，道：「好先生，怎生得這一身皮肉！」

素臣驚醒，疾忙披衣。苗婆道：「我家大姑娘的瘋病，叫我們立逼著你去醫哩。」那一個苗婆捏一把道：「你看他這汗衫，是真珠？是假珠？」這個苗婆瞅了一眼道：「有這樣大珠衫嗎？是那糯米煎的，還不知道。」那苗婆才沒言語。素臣慌忙梳洗。向雲北說知，背上藥箱，跟著苗婆到了鎖家。太太藥氏忙趕出來道：「先生，只知你會醫，不知你有起死回生的手段。你若醫得好我家大姑娘，就抬舉你，認做親戚往來哩。」素臣道：「大姑娘住房在哪裡？領去看一看脈，就知道好醫不好醫了。」藥氏眼淚直掛道：「大姑娘還有甚住房哩！有的說是失心瘋，有的說是邪神附著，醫禱符咒，百不見效，又怕他掄刀舞劍，赤身上房，只得鎖在籠裡哩。」因叫丫頭們開了後房，把素臣領進。只見木籠內，盤鎖著一個精赤女子，有十五六歲年紀，滿面污黑，卻是一雙小足。藥氏道：「先生休要笑話，是衣服都被撕掉了！」素臣討籠上鎖匙，藥氏道：「這是開不得的，一開出來，就要殺人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不妨。」藥氏道：「原聽見你的力氣大，丫頭去拿來看！」

素臣開鎖進籠，那女子刷起雙眉，大喊一聲，就奔素臣。素臣一把擒住，猶如捉著一隻小雞，叫取床單被和一條板凳進來。丫頭們連忙送進單被並一張大杌。素臣把單被裹住那女子，橫放腿膝中夾定，一身一手連肩抱住，坐下診脈。那女子大怒大喊，卻展動不得。素臣將兩手脈息診過，說道：「此非瘋病，亦非邪祟，乃肝經積血也。只消兩三劑藥，病即可癒。快在我藥箱裡，篋出一兩桃仁、三錢枳實、三錢生大黃來。」藥氏叫人一面取藥，一面叮囑抱住其女，以便灌藥。素臣吩咐把桃仁、枳實先煎，將大黃研末，俟臨好放下；再取個淨桶來。丫頭掇進一個大桶。一會藥好，把箸去撬開嘴來，卻被咬得粉碎。素臣把兩指伸住鼻頭，大指捺住下頰，那張小口就張開了，合不攏去，丫頭便得灌藥。素臣把指拘轉那口，藥便得下喉。如此片時，把藥灌完，腹中已有輪響。素臣抱上桶去，一手住肩頭，一手拿住兩手。一會，大小便俱下，就如黃河開閘一般，瀉有半桶黑血，這女子凶勢便減下去了。素臣把手放鬆，那女子已不發威。因扭去鐵鏈，向藥氏道：「大姑娘這病已好一半，明日再來看脈罷。」藥氏那裡肯放，一面稱謝，一面挽留道：「今日務必留先生看守過夜，倘然一會鬧將起來，不是耍的！」素臣道：「要我看守，也須把下身拭淨，送進房中床上去，等他養一養神，明日還要行血哩。今日下的必是黑血，須待黑色變紫，紫色變紅，病根才得拔去。但日裡還好，若到夜間，醫生怎好與許多人聚在深閨內室，不怕老爺嗔怪的嗎？」藥氏噦了一聲道：「這大姑娘是我夫婦兩人的性命，你治好他，他反怪你？也罷，我去和他說，叫他來陪你過夜就是。」隨吩咐丫頭，把紙替大姑娘前後抹淨，攙進她原住的房裡去。大姑娘雖不比前凶狠，卻還硬朗，怒目看了素臣兩眼，灑手灑腳，夾和著丫頭，奔進房去，坐在床沿，挺著胸脯，不肯睡下。藥氏道：「這光景不好，只怕還要發作！」素臣道：「照前藥減一半分兩，催他一催罷。」藥氏忙叫人取藥。一面吩咐拿飯，一面進房去告訴其夫鎖住。鎖住因病後思食，要吃野味，及得熊肉，肥美異常，便多吃了些，覺道飽悶。藥氏去醫女兒，鎖住不耐煩出見，叫兩個丫頭摩運臍腹，稍覺寬暢，便自睡去。正睡得甜甜的，忽見一金甲神，手執金鋼，大喝道：「大貴人來了幾次，你不迎接他，當得何罪！」說罷，把金鋼向頭上直打下來，嚇得鎖住大叫饒命，喊醒轉來。恰好藥氏來叫他陪素臣，問其喊叫之故。鎖住失驚打怪的，把夢述了一遍，道：「你看我不是滿身大汗嗎？就被那一鋼嚇出來的！昨日家人回來，說這醫生趕去神虎，拿住馬熊，這膂力也就厲害了！前兩回來替下人們醫病，都不要謝意，那有這樣呆子醫生？莫非這夢應在他身上？你們看他相貌身材，可像一個貴人？」藥氏道：「如今看起來，這人實不像個醫生；那面貌就如玉皇大帝一般，一個金面，頸上又是玉一般的白色，身長八尺，兩耳垂肩，真像個大貴人哩！」旁邊一個苗婆道：「爺和太太還不知道哩，頭裡去請，他還沒起身，胡嫂就揭開他帳子，看著那半身白肉，就如羊脂玉一般，連半點疤痕都沒有的。穿一件大珠子汗衫，不知要值幾千兩銀子；胡嫂說是假的，我也信了。如今想來，怕不是真的嗎？」鎖住道：「我出去陪他吃飯，看他的氣度，再留心著汗衫；若果係真珠穿就的，便真是貴人，為著甚事改裝到此的了！」藥氏忙吩咐廚下：「爺自己去陪，備菜要豐盛，先生來得久了，拘著大姑娘不便宜，只吃得幾個包子，肉要結實，飯

更要多盛些哩。」鎖住出來，問道：「這位就是治病的先生嗎？」素臣忙起身答應。鎖住暗付：如此相貌身材，那有走方賣藥之理？因拱素臣入座。素臣道：「老爺在此，醫生怕不好坐！」鎖住道：「先生怎反說這話，莫非怪我不該陪先生嗎？」素臣忽被這話往心裡一衝，面上顏色就覺微變，忙道：「如此，只得放肆了！」

鎖住已瞧科三分。問了幾句姓名籍貫，及女兒的病原，聽那聲如洪鐘，看那神情開朗，氣度安舒，便瞧科五六分光景。苗女們擺上酒餚，對面安放杯箸。鎖住拱令人入座，素臣不敢固讓，便就客位坐下。鎖住勸了幾杯酒，推著暑熱，請素臣脫衣。素臣道：「醫生本性不怕暑熱，況在老爺跟前，又在姑娘房裡，何敢放肆？」鎖住道：「就是性不怕熱，大六月裡，不到凍壞了人。小女赤身，俱是先生見過的，有何嫌疑？在下一介峒民，更不消說了，快請寬衣。」素臣被逼不過，只得除去巾帽，解去外衣，鎖住看素臣髻上簪著金玉兩器，金器赤如猩血，玉器白於羊脂，又瞧科了一二分。又逼著素臣要把上身衣服一齊脫去，素臣無奈，又脫下長衫道：「這短衫是斷不敢脫的了！」誰知這長衫一脫，鎖住已瞧見汗衫袖口，走過這邊，仔細揭看，已瞧科十分。苗女稟說：「大姑娘吃了藥，先下黑血，後下紫血，不似從前硬朗，好好的睡下去了。」鎖住大喜致謝道：「小女之病，大概可癒，先生就是愚夫婦的恩人了！請問恩人實在籍貫、姓名？現居何職？改裝至此，實為何事？再不須藏頭露尾！倘有用著苗民之處，無不竭力報答！這些下人，都不敢一毫洩漏的，竟請直言！」素臣被這一番話，說得目定口呆，倉皇無措。定一定心，暗暗忖度：我既醫好他愛女之病，想無甚不好的心腸；看他這夫婦二人，亦無兇惡之相。據雲北說，四大戶俱不服岑■，只緣卵不敵石，勉強順從。看這峒的形勢，及那「彌鎖鑰」四字，又該在這裡設施。不知竟以實告，看是如何？因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下官忝居春坊諭德之職，本籍吳江，姓文，名白，字素臣。因受東宮厚恩，為岑■謀逆，特來剿除。有一小價鬆紋，贅與上林巡檢岑猛為婿，方知其姪已歸順赤身峒主，故改裝前來，欲親至赤身峒中探看形勢。因見此峒頗有結束，為彌之鎖鑰，故在此淹留時日，欲結識幾個英雄。不圖吾見何以前知！倘若助下官一臂之力，得平凶逆，當力為保奏，世作峒主，決不食言！」嚇得鎖住屁滾尿流，跪伏於地道：「果是一位大人，卻不枉是當今第一位忠臣的文大人！苗民無知，竟與大人抗禮，死罪，死罪！」素臣慌忙扯起道：「承兄格外優待，不勝感激，怎反如此拘拘？快請坐下，正要求教。」鎖住如何肯坐，素臣再三警說，方磕頭旁坐。藥氏吃完飯，聽說女兒病已將好，安睡在床，出來道謝，見面即行拉手。鎖住慌道：「已經問明是一位大人，便是我常說頌的文忠臣大人，怎還好行此禮？」藥氏連忙縮退。鎖住道：「峒例：如尊親兩盡，上等父子，次等叔姪稱呼；以後竟稱大人為爺，自稱為兒子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年長於我，斷使不得！」鎖住道：「大人謙光若此，只得叔姪稱呼的了！」因口稱叔爺，自稱姪兒。藥氏也稱叔爺，自稱姪女，卻來捧素臣臉兒，就要做嘴。素臣吃驚縮退。鎖住道：「這是姪女送嘴，叔爺不用驚疑！」素臣道：「你們這峒裡，拉手搭肩，抱腰捧臉，已不像樣；怎還有送嘴的事？」鎖住道：「叔爺不要看壞了峒規，相近這裡一帶，幾千里地方，要算葵花峒的風氣最好哩！」素臣笑道：「這倒要請教，怎見風氣最好？」鎖住道：「就廣西而論，凡是苗俗，成婚以後，要趕野郎；如不趕野郎，不成身孕，就一世老在家中，不能與丈夫完聚。葵花峒獨不然，唱歌成婚以後，男家要女人趕的，才去趕野郎，亦必俟經期初淨，方始上墟，不是逢墟即趕。若男家不願趕野，便留在家中，俟三年五載，不成身孕，方許趕野。若始終不願，便與民例一樣，寧可絕後，不趕野郎，這是一種好處。就民而論：有許多地方，女人喜歡男子，便瞞著父母翁姑丈夫，與他私偷，若拿不住奸，憑你偷出身孕，也不算數。若拿住了，便設席遍請親族，罰姦夫坐著末席，以羞辱之；以後姦夫便沒臉再去走動。若兩下相與好，開不得交，姦夫仍去奸宿，本夫翁姑父母就撞見了，也不理論，因這姦夫不知羞恥，故不值得計較他。葵花峒女人，就是愛那男子，必向父母翁姑丈夫說明，方與往來。若在路上，猝被男子捉住，也把衣服蓋過頭面，憑他行奸，總不與他做嘴講話。故此峒裡有句口號是：輸嘴不輸驚；輸驚不輸嘴。到了別峒極邊苗民，先時蒙著頭，到得快活起來，便亦扯下衣服，與他講話做嘴，不顧廉恥了！比如叔爺認他做了姪女，若像別峒，一床睡覺，遇著暑天，便都赤身。葵花峒卻下身總要遮蓋。再到了廣東去，女人便生生的強姦男子。你不從他，他就下了蠱毒，不怕你不和他相與。父母、丈夫都不管他；還有賣弄他妻女相與的人多，誇耀人的。廣東廣西有幾處州縣，女人到衙門裡做夫，有官府親戚相公家丁收用了他，丈夫在家，就合村拜望，告訴鄉鄰，鄉鄰就來作賀，嘖嘖歎羨。這都是葵花峒裡沒有的事，所以說葵花峒裡風氣最好。這峒，一因峒形像一朵向日葵，二因家僕總有真心向著主人，妻女總有真心向著丈夫父母，故取這個名字。」素臣大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真算你這峒的風氣好了！但我生性最喜獨睡，從沒與人做嘴；你方才說一床睡覺，及送嘴的話，卻再休題！」鎖住道：「只要叔爺不惱，姪兒們也就不敢不依了！」

是晚設席大廳，鎖住夫妻磕頭遞酒，素臣忙去拉扯。鎖住道：「這是頭一回款待叔爺，以後就熟不講禮了！」席上，鎖住問起膂力，素臣看著院子裡有兩個石台，盆內種黃楊樹各一棵，問：「石台連土連樹，約有多重？」鎖住道：「這估不出，敢有二三千斤重？」素臣出去，先將石台磨轉，後把兩手撥試，有二千斤上下；因蹲下身去，將手抄入台底，恰有空穴留通地氣的，因將手掌伸入穴去，托將起來，在庭內走了三轉，仍復放下，歸席而坐，面不改容，口不喘氣。登時把鎖住嚇得漉青兩臉，將藥氏喜得緋紅兩頰，說道：「叔爺真天人也！」伏侍的苗丁、苗婆、苗童、苗女，都跪滿一廳道：「老爺就是托塔天王下降哩！」素臣把兩人拉將起來。鎖住呆看著素臣一會，問道：「畢竟叔爺是神是佛？」素臣笑道：「我固不信佛，亦不是神，不過略有些膂力罷了！你卻須吩咐下人，不可張揚，叫岑■做了準備去！」各男婦俱跪下說：「男女們都恨岑■入骨，斷不敢走漏一字。」於是鎖住死心塌地，要求素臣做主，為亞古報仇。席散，送素臣至上房西一間住宿，真個象親姪、親姪女一般伏侍。次日早起，請去看大姑娘，又定一劑活血平肝之藥，就要辭出。

鎖住夫婦抵死留住，要等女兒病好，拜謝救命之恩。鎖住道：「岑■之事，姪兒還要通知三大戶，意統心和，做個定局。」素臣道：「你要留我，須作速去與三大戶商議，只是他們可與你齊心，不要反致誤事才好！」鎖住道：「他們都想與亞峒主報仇，只恨無力；若知道叔爺的神通，沒個不齊心的！素住就是姪兒的妹夫，是跟著姪兒走的；關保、薩保是一連，也是郎舅；關保卻憑著他妻子鐵菩薩薩氏做主；薩氏一依，他丈夫兄弟都不敢違拗；如今先去請薩氏來商議就是了。」因叫兩個苗婆去請。不一會，苗婆回說：「薩太太為著蘭哥病重，沒心腸。說緩得的事，緩兩天，待他送了終；緩不得，請爺自去。」鎖住道：「好一個聰明清秀孩子，我還打帳和他結親的，因兩家都有病沒說起，那知病竟重了！叔爺醫法通神，若能醫好他兒子，這薩氏就死心塌地，聽叔爺差使；不特兩大戶奉命，兼得這薩氏一對好刀，也抵得一員戰將哩！」素臣問蘭哥生的甚病，鎖住道：「他生的是癆病，自小好香；關保各處買好香給他燒。後來病了，只要有異香聞著，便歡喜進些飲食，聞了兩天，病便轉加。只除真龍涎、水安息沒有找著；其餘黃熟、檀降、沉香、柳楠，那一樣不燒過來？」素臣道：「你可通個信他，我去診一診脈，若是可醫，就替他醫一醫罷了。」鎖住大喜道：「聽他的話頭，只在早晚的了；救兵如救火，姪兒此刻就陪叔爺去一看，何如？」素臣允諾，即同至關宅，苗婆先進內說知。薩氏道：「醫生都回絕了，既是這先生有起死回生的本事，死馬當活馬，醫他一醫罷了！」當即出見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只醫好了我的兒子，我便把你做老子一般看待！」素臣道：「太太怎說這話，不要折死了人！」鎖住道：「我也為醫好了女兒的病，如今和你妹子，都認先生做叔爺哩。」薩氏道：「可又來！做妹子的叔爺，做不得我的爺嗎？我這樣一個好兒，又只他一個，若是死了，我還有命嗎？你的姨夫已病倒了，一命便是三命，不拿他做爺老子看待，還是人嗎？」送過涼茶、檳榔，同往蘭哥房裡，遠遠的先聞著香氣。房門上懸一楠木小匾，上寫「壺天」二字。走進房去，四壁圖書，一庭花鳥；紙窗木榻，盡是蕭疏；玉管金簽，居然名貴；竟忘卻身在萬山苗峒之內，儼然吳江舊宅浴日新居書齋斗室中模樣，不覺駭然！桌上有拓的蘭亭影本，雖欠風骨，卻極秀雅。一幅紙上，題有一詩，詩曰：尺二金蓮白布纏，銅圈鼻孔兩三穿；峒中欲覓風流配，除是羲皇竹下仙。素臣不解末句之義，拿在手中沉吟。薩氏滿眼垂淚，向鎖住道：「這是蘭哥想你家大姑娘做的；他說除了篁妹，便寧可一世沒妻子，不要那些蠻婆！誰想你家倒醫好了，我家的性命還在水裡！」素臣方知鎖住之女名篁，方識末句之意。薩氏一頭哭，一頭問：「房裡可曾收拾？」裡房苗童答應：「杌子端好了，書本擺好了，別的沒甚收拾。」薩氏因請素臣入房診脈。素臣掉下詩箋，要從月洞內走入裡房。卻見月洞之上，又懸一匾，上寫「眾香國主」四字。揭起簾子，一人內房，那各種香氣，氤氳馥鬱，便直撲入鼻孔中去，儼如身入廣寒

宮裡，丹桂叢中，天香縹緲，兩腋風生，更不數身惹御爐，煙遺滿袖也！幾個苗童，滿頭香汗，呆立榻邊。榻上躺著蘭哥，瘦如枯柴，昏沉不醒。榻旁一帶架上，高高下下，都是香爐，大小方圓，各種款式，焚著種種名香。素臣將兩手脈息，細細診視，每部候至五六十息，因浮中無脈，推至沉候，復加細診，耽擱久了。只聽一聲噉惡，訇的一響，把薩氏跌暈在地。苗童吃嚇，齊齊喊叫。鎖住慌忙跑出外房，躺在一張醉翁椅上，四肢酥軟，不能動彈。正是：

香郎未得魂歸體，鐵母先飛魄上天。

總評：

「寧受侮辱，不變其志」，此君子所難，而得之獵戶、正以深表雲北。表雲北，正以襯托雲北，非此兄即辱此妹。並辱此妹之夫主矣。表頓氏亦然，與表虎臣、石氏同意。豐沛、南陽，無非將相；東山、泗水，屬英資。此天地氣脈一定之理，即文章茜染一定之法。

「據跡而論，我不如也」，一面表雲北，即一面出脫素臣。召忽不能為管仲，管仲不肯為召忽，其才具不同耳。況受東宮特達之知，恩深義重，業以身許者邪？在文法，則又雙管齊下之法。或問，金甲神一夢，毋乃荒唐？素臣一生，受侮受辱不知凡幾，金甲神並不一喝，而獨喝不迎接之鎖住；況鎖住止知為醫生。此一喝便屬不通情理，白壁微瑕其在斯乎？余曰，葵花洞為虎彌鎖鑰，欲得把柄，非收伏四大戶不可。鎖住伏，而索住不收自伏，關保、薩保亦牽連而伏。則此金甲神一喝，大有關係——非喝其迎，乃喝其伏也。且安知非亞古有知，藉以復仇雪恨邪？王欽若為呂蒙正門客，常於寒夜竊入其主陳魁被中；神人喝陳魁安得與相公同臥，拽出被外。陳魁由此厚待欽若，欽若深感其恩；及貴，拔陳魁至顯官。當欽若未遇時，受侮辱者亦不知凡幾，何獨喝同被之陳魁？神固非為欽若，為陳魁也。鎖住後得世為峒主，由此一喝之力。然則金甲神亦非為素臣，為鎖住也。參驗其理，均屬無可疑義，又何白壁微瑕之有？鎖住曆數峒規之美，可發大笑。益深受土聖人之寶訓者。

素臣掇石台，非徒誇勇力也；苗人重力，故以此伏之。夫妻抱腿跪地，僕婢跪滿一廳，其伏何如？

壺天風景得之苗峒，文人筆墨無所不可。如是，如是。